

另類「方志地圖」—— 關於院藏清史館舊藏 148 件地方圖的二三事

■ 盧雪燕

方志地圖，一般指的是與書冊裝訂在一起，類似「插圖」，形式上屬於書冊的古地圖。本文所討論者，非此類散存於古籍書冊內的附圖，而是與來自清史館舊藏 126 種地方志書並貯，總數達 148 件，以單件形式存在的府、州、縣級地圖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（簡稱故宮）典藏方志三千多種，佔臺灣收藏方志總量六成以上，除具：1. 年代久遠，多康、雍、乾、嘉四朝纂修；2. 明版量多，舊刊精鈔兼備；3. 宋、元撰修古方志多；4. 地域範圍廣大，多塞北、華北地區方志等四大特點之外，¹ 尚有一他館罕見的特色典藏，那就是與 126 種方志並貯，總數達 148 件，² 非書冊內插圖，但卻表述該方志地域，以單件形式存在的府、州、縣級地圖。

這批「方志地圖」尺寸不大，縱、橫均不超過 100 公分，除以中國傳統形象墨繪、彩繪方式繪製之外，亦含以實測方式繪製印刷（含石印、珂羅版、照相）的近代地圖，而除少部份註記明確出版（或繪刻）年份及繪圖者外，多數地圖仍一如傳統，未具任何繪者或繪製年代紀錄。（圖 1～5）

148 件地方圖來自清史館舊藏

今日故宮典藏方志來源大抵包含清史館舊藏、國防部史政局捐贈，以及北平圖書館舊藏三大項，其中又以清史館舊藏數量最多，其於 1929 年始歸存北平故宮壽安宮圖書館，³ 而含

存本文所述 148 件地方圖的方志書籍，全數來自清史館，但是「地圖」是否也同屬清史館舊藏？筆者以為答案是肯定的，茲舉二例證之。

其一：直隸《盧龍縣志》（故志 000507～000510）書冊內夾藏墨書「盧龍縣地圖一紙 / 清史館」簽條一紙，足見「志」、「圖」早已共貯。

其二：《深澤縣志》（故志 005367～005372）雖無附縣圖，但書冊內夾存書有「駱先生調，今交庫，深澤縣志一函六本，圖未交，九月十日。」紙箋一張，按箋文推測，該志書應原附圖繪，但借閱人並未交回。

承上，與 126 種方志相應，分屬奉天、直隸、山東、湖北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七省轄下的 148 件地方圖，其來自清史館應無太大疑議，換言之，即 1929 年，同方志書籍一併移存壽安宮圖書館，關鍵是這麼一批性質相近的地方圖，是如何匯聚在清史館？是否陳送自州、縣？其與清史館承繼多數典藏的清代國史館，甚至是館址涵蓋的「會典館」是否有所關連？

一、清史館向地方徵集志書、地圖

「清史館」，位址在紫禁城東華門北側宮



圖1 清末民初 內邱縣圖 墨繪 縱60，橫64.5公分 《內邱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3958~003961



圖2 清末民初 古田縣圖 彩繪 縱40.5，橫49公分 《古田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3611~0036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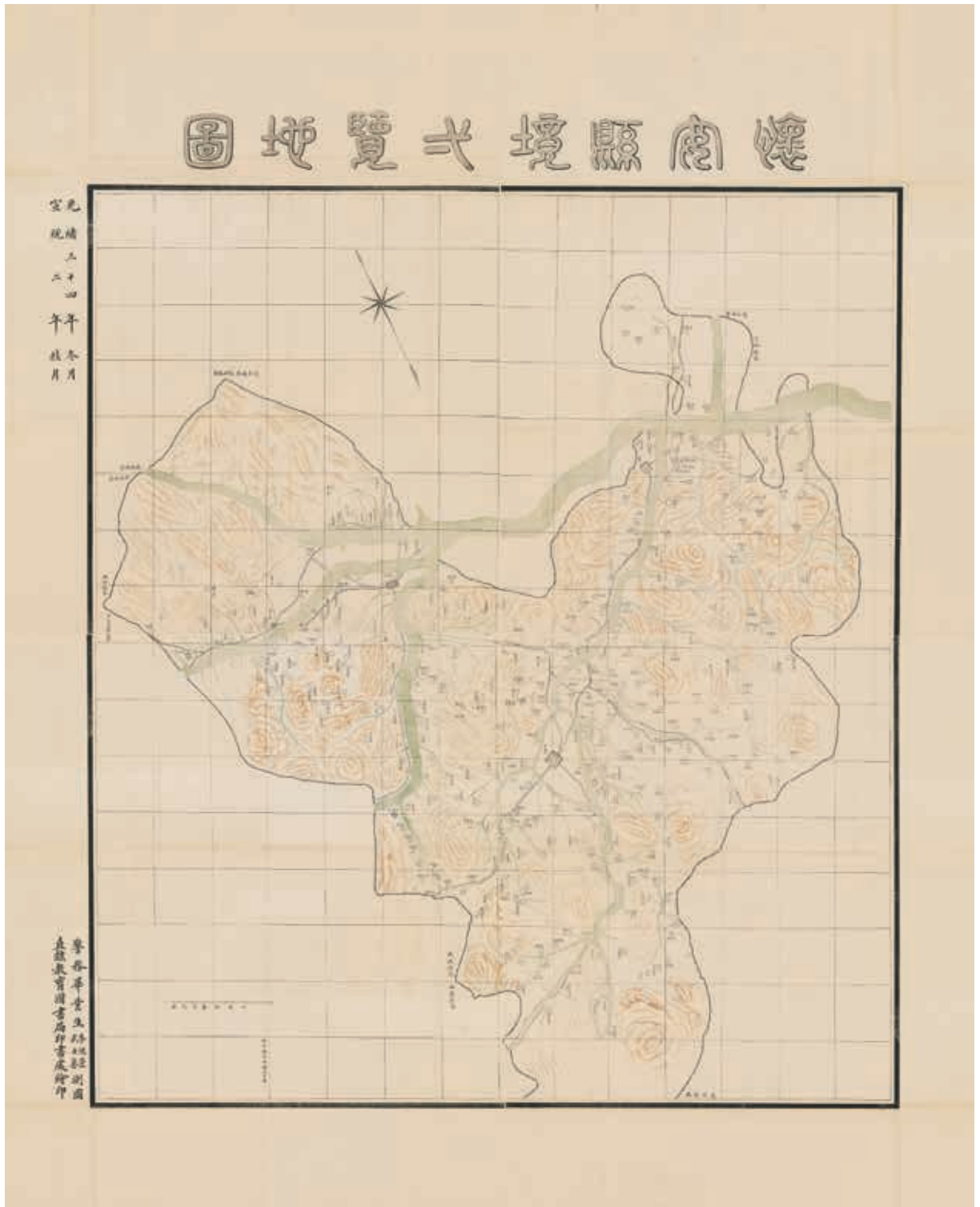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清 光緒34年~宣統2年間(1908-1910) 懷安縣境一覽地圖 彩色印刷 縱68.5, 橫54.5公分 《懷安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4193~0041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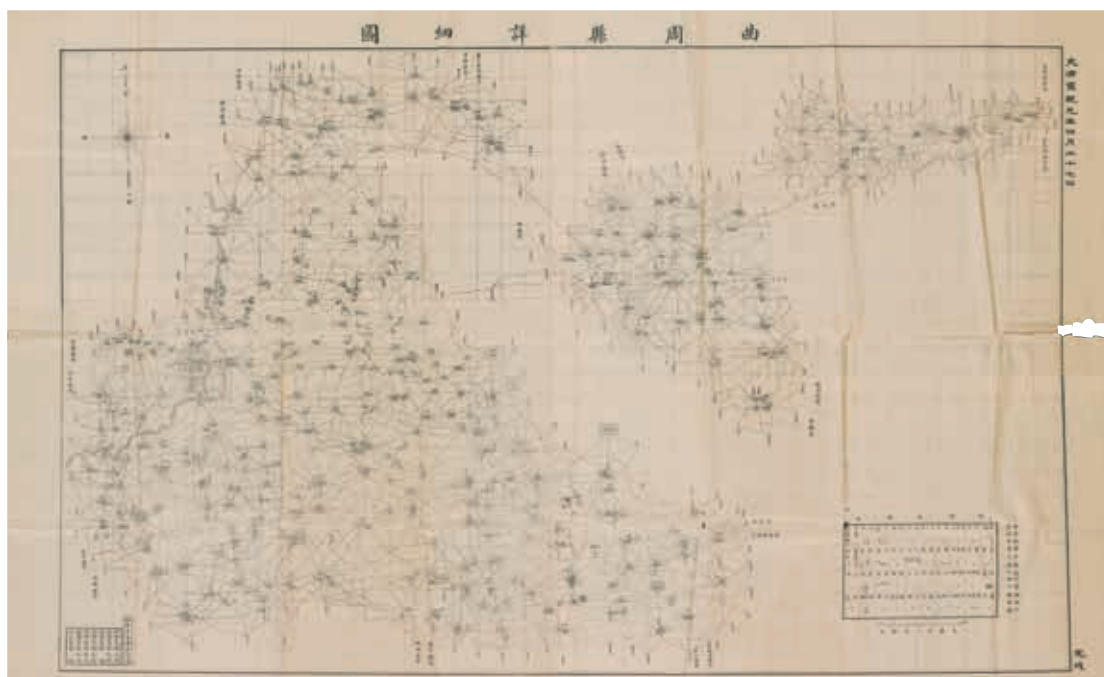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清 宣統元年(1909) 曲周縣詳圖 彩色印刷 縱92,橫150公分 內框縱82,橫131.5公分 《曲周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4007~004012 該圖左下記知縣事、測繪、騰圖,以及註記人員名,右上記印刷年份,是採實測方式,並結合傳統「計里畫方」方式繪製的一幅近代地圖。



圖5 清末民初 萬全縣屬輿圖 彩繪 縱43.3,橫41.8公分 《萬全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4143~0041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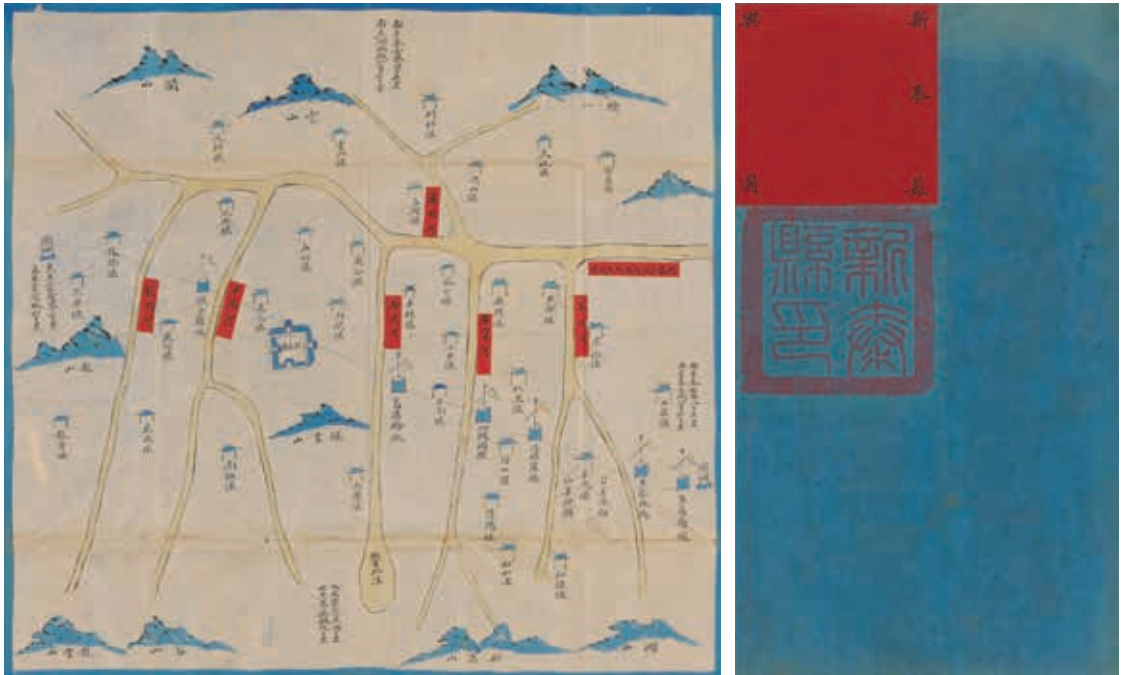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清末民初 新泰縣輿圖 彩繪 縱41.6，橫44.4公分 《新泰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11934~011940
圖背書「新泰縣輿圖」並鈐「新泰縣印」大方章。



圖7 民初 湖北利川縣地輿全圖 彩繪 縱46.5，橫65公分 《利川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1991~001994
圖面上方鈐「中華民國湖北利川縣印」大方章，圖左下書「知事王光鴻謹呈」，下鈐「王光鴻印」小方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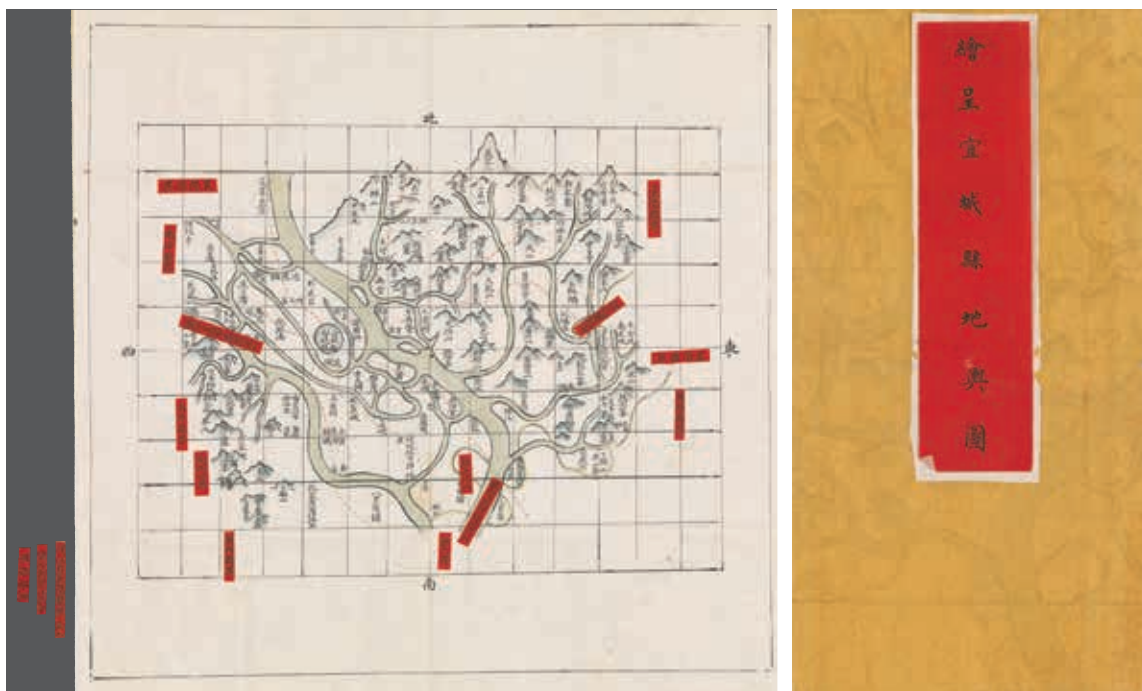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清末民初 繪呈宣城縣地輿圖 彩繪 縱40，橫40.9公分 《宣城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6587~006594
圖題加書「繪呈」二字，顯見係地方繪送中央之圖。

牆內，1914年北洋政府為修清史，就原清國史館基礎成立，除承繼原國史館舊藏資料外，成立初期，也多次發布通告，向地方徵集書籍，其中1914年10月16日發布的「清史館為徵集各省、府、縣圖志事通告」，可能與148件地方圖來源至為相關，其通告原文如下：

敬啟者：本館現正籌辦地理志，亟需各省通志、各府縣志以及各縣近年所編之鄉土志，又各省全省地圖、各府、各縣分圖，以茲參考。相應敬求貴巡按使、都統轉飭各道縣知事，迅將所有輿圖、鄉志克期送省，由貴巡按使檢同貴省之省圖、省志，一并送館，至切公誼。⁴

按上，清史館為修地理志，向地方徵集包含鄉土志在內的省、府、縣級地方志，以及各省全省、各府、各縣「分圖」。仔細檢視148件「方

志地圖」，幾乎全數採摺疊方式保存，除為適應方志的書冊尺寸，好一併裝盛在同一函盒的原因之外，似乎也有可能是為方便寄送所為，而在部份地圖圖背、圖面所見的該縣「縣印」，或是「縣長」、「知事」印記；⁵（圖6、7）以及像是〈繪呈宣城縣地輿圖〉這樣加註「繪呈」二字圖題的，莫不說明其出自「地方」繪呈的事實。（圖8）

再者，通告明白揭示，縣知事等必須迅速將輿圖、鄉志等克期送省，然而地方縣知事等是否一體遵照？仔細觀察〈直隸柏鄉縣地輿圖〉（以下簡稱〈柏圖〉），大概能推知一二。（圖9）此圖包括兩部份，一是地圖本身，二是盛裝地圖的封套，前者圖背貼紅簽墨書圖題，下鈐「新樂縣知事章」（方章）及「張曾啓」（長條章）二印；而封套之內，則見有清晰「郵戳」四枚

（其中一枚日期 10 月 30 日）、「新樂縣知事印」大印三方，以及「內詳」、「銜督理直隸軍務巡按使朱」、「內壹件」、「新樂縣知事劉毓瀛謹封」、「中華民國參年拾月貳拾玖日」等字樣，總結這些訊息，大抵能判定，「知事」劉毓瀛（生卒年不詳）將畫好的縣圖寄給「巡按使」，再由巡按使轉呈清史館，而「中華民國參年拾月貳拾玖日」的信件封緘日期，則足以證明清史館發下通告之後不久，〈柏圖〉即被寄送，簡言之，該圖就是清史館向地方徵集所得。

再舉一例。〈邳縣全境輿圖〉清楚載示產製年代（左上記「民國三年十一月」），及產製單位（左下記「邳縣行政公署製」），而圖背右下所鈐「江蘇省長送」五字，同樣也明白揭示地方繪圖呈送到江蘇省府，然後再經由省長遞呈到清史館的事實。⁷（圖 10）除地圖之外，同樣也在書冊封面鈐「江蘇省長送」五字，但內頁見鈐「松江圖書博物館藏書之章」（1915 年始建）的清史館舊藏——《松江府志》（故志 000943 ~ 000982，未附有地圖），一樣能證明「松江縣教育圖書博物館」原藏書籍，經由省長齊耀林（?-1949）之手，⁸轉呈送往北京清史館，而後輾轉來到本院，此亦可能是地方遵照「清史館為徵集各省、府、縣圖志事通告」行事的證據之一。

二、清史館承繼清國史館原藏

148 件地方圖之中，雖存如上文所敘，明白載記民國以後繪製，封套上的郵戳日期晚於清史館徵圖、徵志的 10 月 16 日，頗符合地方承清史館命，繪送地圖到北京的例子，但令人不解的是，同樣留存有信封套的〈直隸蠡縣詳細地圖〉，除滿、漢文「永定河道關防」、「暫用河道關防」兩朱紅大印，以及「內詳」、「將軍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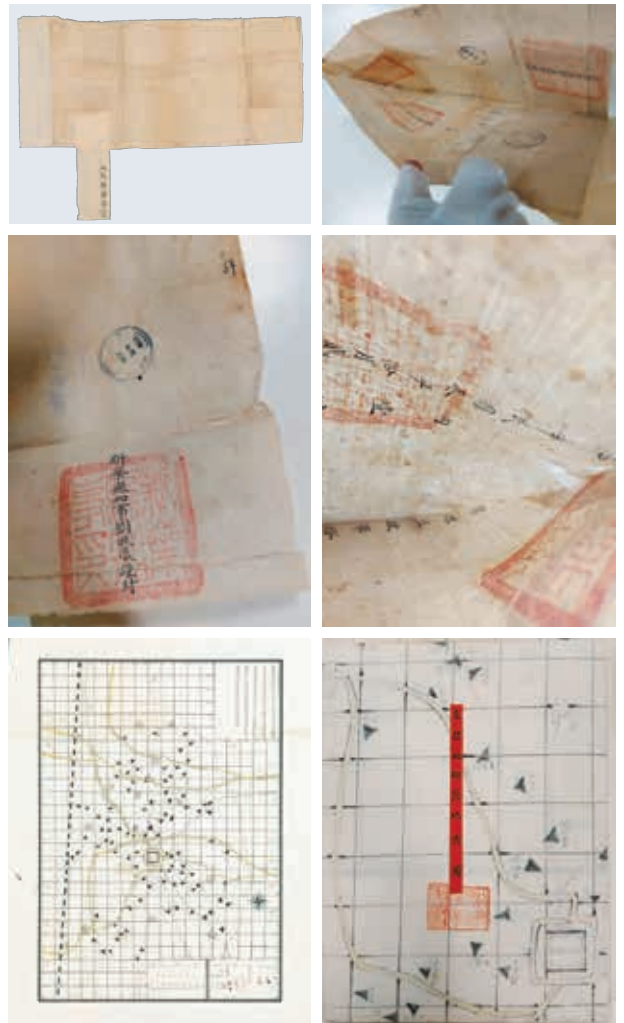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民初 直隸柏鄉縣地輿圖 墨繪 縱68.5，橫53.4公分
《柏鄉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5296~005301
保有原寄送封套，封套上留有郵戳，而圖背除紅簽書圖題外，
下鈐「新樂縣知事章」、「張曾啓」二印。

督理直隸軍務巡按使朱」、「永定河務局長林際康謹封」、「內水摺」等訊息外，兩枚郵戳載示的日期——「八月十四日」、「八月十五日」，以及「中華民國參年捌月拾肆日」字樣，竟早於通告發布日，這又該作何解釋？⁹（圖 11）

雖無如上述類似徵集書籍「通告」的直接證據，但筆者以為，早在清史館成立之前，其前身國史館就應該已經持續蒐集，包括地圖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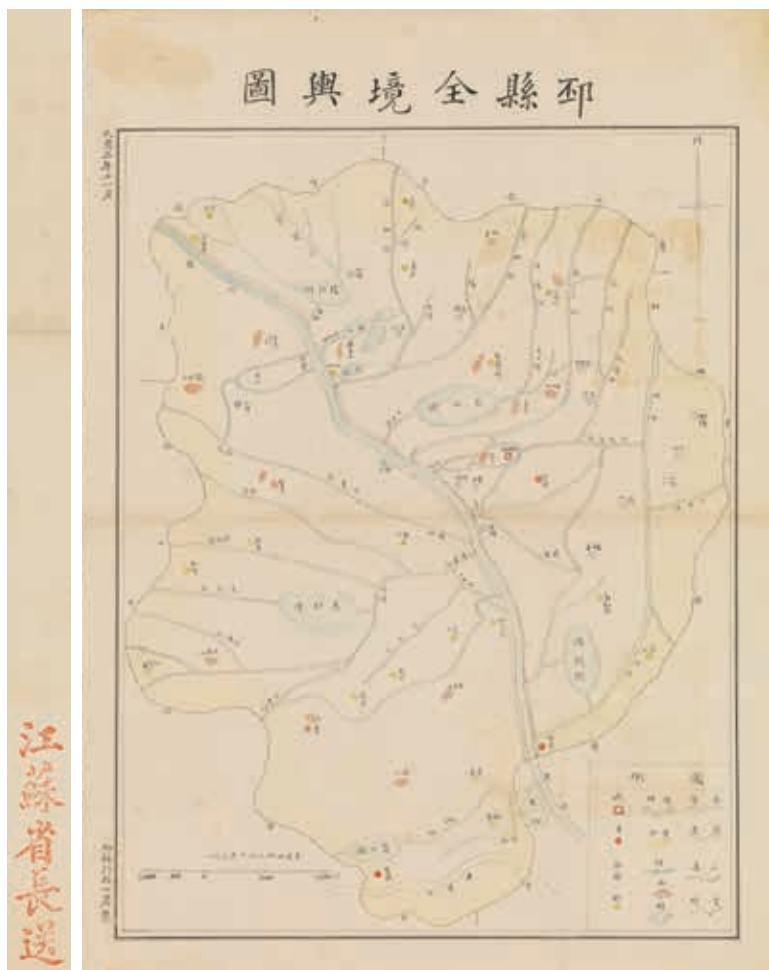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民國3年 邳縣全境輿圖 彩色印刷 縱50.9，橫34.3公分 《邳州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10466~010469 圖左記「民國三年十一月 / 邳縣行政公署製」；圖背右下印「江蘇省長送」。

內的地方資料，正如其為修清人列傳，陸續將所諮取或摘抄的個人傳記資料等，匯聚統裝成「傳包」的邏輯一般，清國史館（或清史館）按各縣縣別，彙整「圖」、「志」，甚至將不同時期的同縣方志等，裝盛在同一函套之內（如《福安縣志》，圖12），當然也絕對說得通，除此之外，今日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收藏，2015年9月始正式被完整披露的160件，分屬直隸、山東兩省的晚清地方圖，也能證明此說，下詳述之。

德國「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」藏晚清直隸、山東縣級輿圖

2017年秋，筆者應邀參加北京人民大學主辦的「古地圖學術研討會」，會中以〈蘿圖別藏——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史館纂辦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徵集地方輿圖探析〉為題發表論文。文章從故宮典藏清史館舊藏方志談起；其次列表介述126種，148件輿圖的內容大概，緊接再就表列，探析148件輿圖的繪刊年代、產製方式，及其地域分佈情形，最終就其統計，為該批古地圖之出現、存在價值，以及其時代意義提出說明。

正如前文所敘，「清史館為徵集各省、府、縣圖志事通告」明確要求地方繪圖，克期送省，再統一陳送，由於時間點及徵圖需求，頗符合故宮典藏的，來自清史館的這148件縣級地圖特性，是以筆者早先認定148件地方圖，

應是清史館當年纂辦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時，向地方徵集而來，其繪製年代自然也應落在清史館成立前後，此說原屬合理，然而卻在參加會議的同時，獲贈並閱讀《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山東縣級輿圖整理與研究（上）、（下）》（以下簡稱《德普輿圖》）一書，¹⁰得知德國尚藏有160件與故宮典藏同質性極高的直隸、山東縣級輿圖後，必須修正。（圖13）

《德普輿圖》除收錄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典藏的晚清直隸、山東官繪160件縣級地圖



圖11 民初直隸縣詳細地圖 彩色印刷 縱104.8，橫85公分 《直隸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12929~012938
圖背鈐滿漢文「永定河道官防」、「暫用河道關防」兩印。

的圖面、圖背的全彩影像之外，亦於書後錄入典藏館之「館藏紀錄」（德文手寫本）全文影像，因採大開本全彩印刷，除部份地圖或因種種原因仍無法看清地理要素文字外，實已提供相對清晰而完整的「地圖」資訊。

經綜合比對，德國藏 160 件縣級地方圖，無論是圖幅大小、繪風、折疊外觀、樣貌、鈐印等，多與院藏 148 件地方圖相近，據親赴德

國，同時也是《德普輿圖》作者之一的中國人民大學華林甫教授調查，這些圖原是德國皇家普魯士土地調查部舊藏，入藏時間早於 1911 年，至於如何從中國流入德國，則無從查索。

就《德普輿圖》揭示，與本院典藏直隸、山東兩省下轄 88 縣縣圖相比對，發現其中德國亦藏者達 55 縣（其餘 33 縣則為德國所未藏），反之，德國典藏的 148 縣縣圖之中（筆者按：



圖12 清末民初 《福安縣志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3259~003270 將《福安鄉土志》、《福安縣鄉土教科書》、〈福安縣輿圖〉、〈福安縣海圖〉統整在一函之內（下方墨書小簽，左三應係清史館小原簽，右二係北平故宮壽安宮圖書館簽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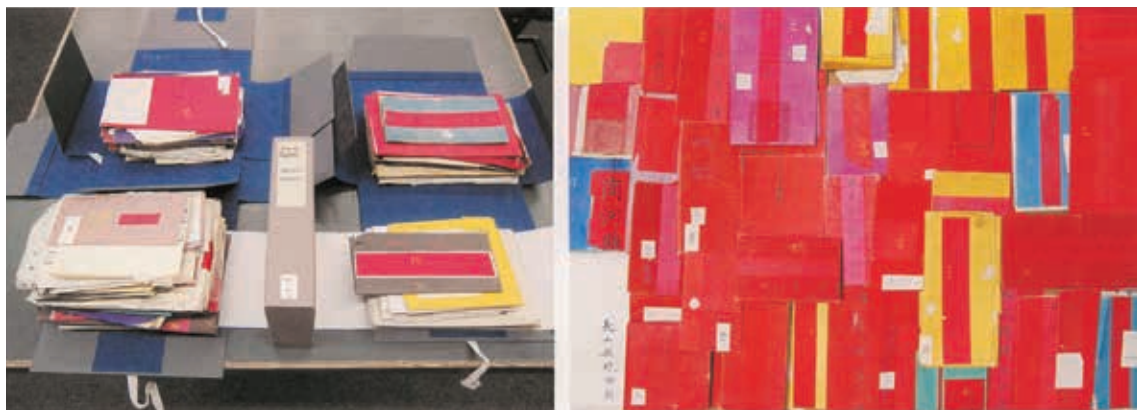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3 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、山東縣級地圖外觀。取自華林甫、李誠、周磊著，《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山東縣級輿圖整理與研究（上）》，頁2。

德國藏圖之中，有12縣各藏2件地圖，故總160件），去除55縣同藏者外，也有95縣縣圖為故宮所未藏，其中有一例頗引人注意，編號「Kart.E. 1951/11-63」〈深澤縣輿圖〉，故宮未藏此圖，然據前面提到的故宮的《深澤縣志》內頁，存藏書有「略先生調，今交庫，深澤縣

志一函六本，圖未交，九月十日」夾箋一紙，（圖14-1、14-2）按箋文推測，該志書應原附圖繪，但因借閱人未還致今日不得見，依此，故宮藏《深澤縣志》原附地圖，是否為德國藏〈深澤縣輿圖〉？答案若是肯定，那麼其中因由則頗耐人尋味。至於兩館皆藏的55縣縣圖，經初

步審視，發現各圖圖繪風格、內容互有出入，並不完全一致，其中30件風格近似，但仍存在或多或少落差，其詳況則有待進一步深究探討。

(圖15-1、15-2)

基於兩批地圖的同質性，以及德國藏圖早

於清史館向地方徵圖的時間點判斷，故宮典藏可能未必全是清史館成立之後徵集所得，此恰可呼應前述，148件地方圖之中，應存在著早在清史館成立之前，便已入藏清史館的前身「國史館」的說法。¹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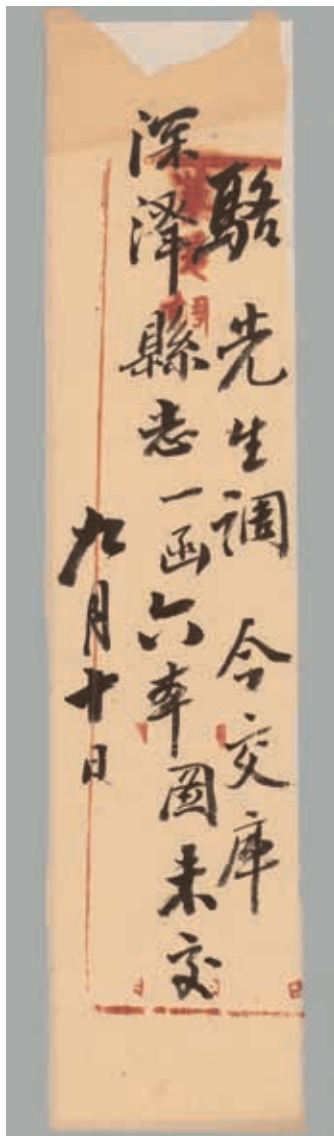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4-1 清雍正13年(1735)《深澤縣志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5367~005372 雖無附縣圖，但書冊內夾存書有「駱先生調，今交庫，深澤縣志一函六本，圖未交，九月十日。」紙箋一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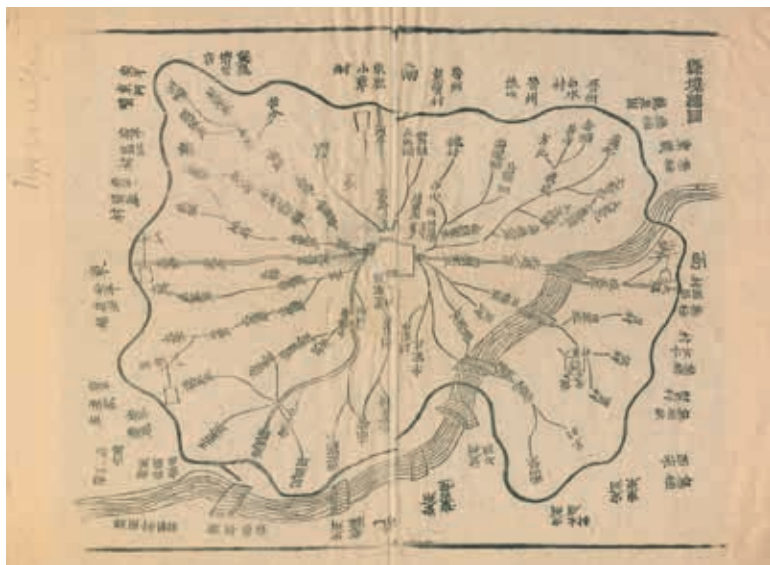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4-2 清同治7年(1868)以前 深澤縣輿圖 墨印 縱23，橫31公分 Kart.E. 1951/11-63 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 取自華林甫、李誠、周磊著，《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山東縣級輿圖整理與研究(上)》，頁213-21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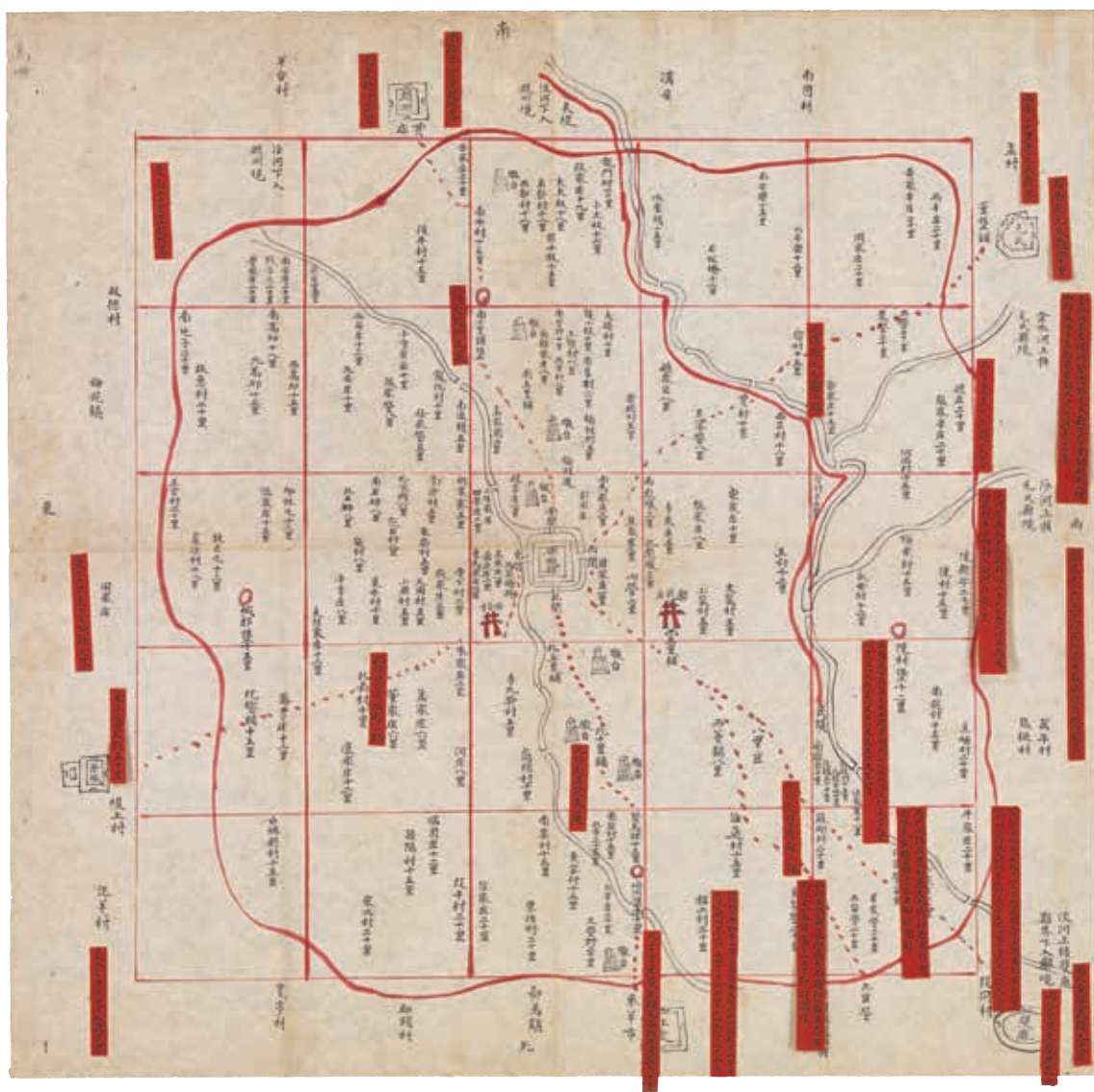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5-1 清末民初 樂城縣圖 墨繪 縱48，橫48.7公分 《樂城縣志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5062~005067

結語

整體而言，故宮今日存藏古地圖，溯其源仍以清宮舊藏佔絕對多數，內閣大庫、各宮殿、軍機處等概皆有之，與清史館方志並貯的148件府、州、廳、縣地方圖，除年代相較於其他故宮古地圖（如內閣大庫舊藏）等，顯然晚近之外，絕大多數「縣級」圖的「區域特性」，

自又與故宮多數「省級」輿地圖截然不同，縣級地圖的圖幅大小，以及繪畫品級雖有所不及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此類地圖之於某特定地區描述的詳細程度，絕非省級，甚至其他非輿地類古地圖（如江河圖、道里圖）等堪可比擬，除此之外，與其他同具區域特性的古籍插圖類方志地圖相比，其訊息量更遠遠過之，誠如華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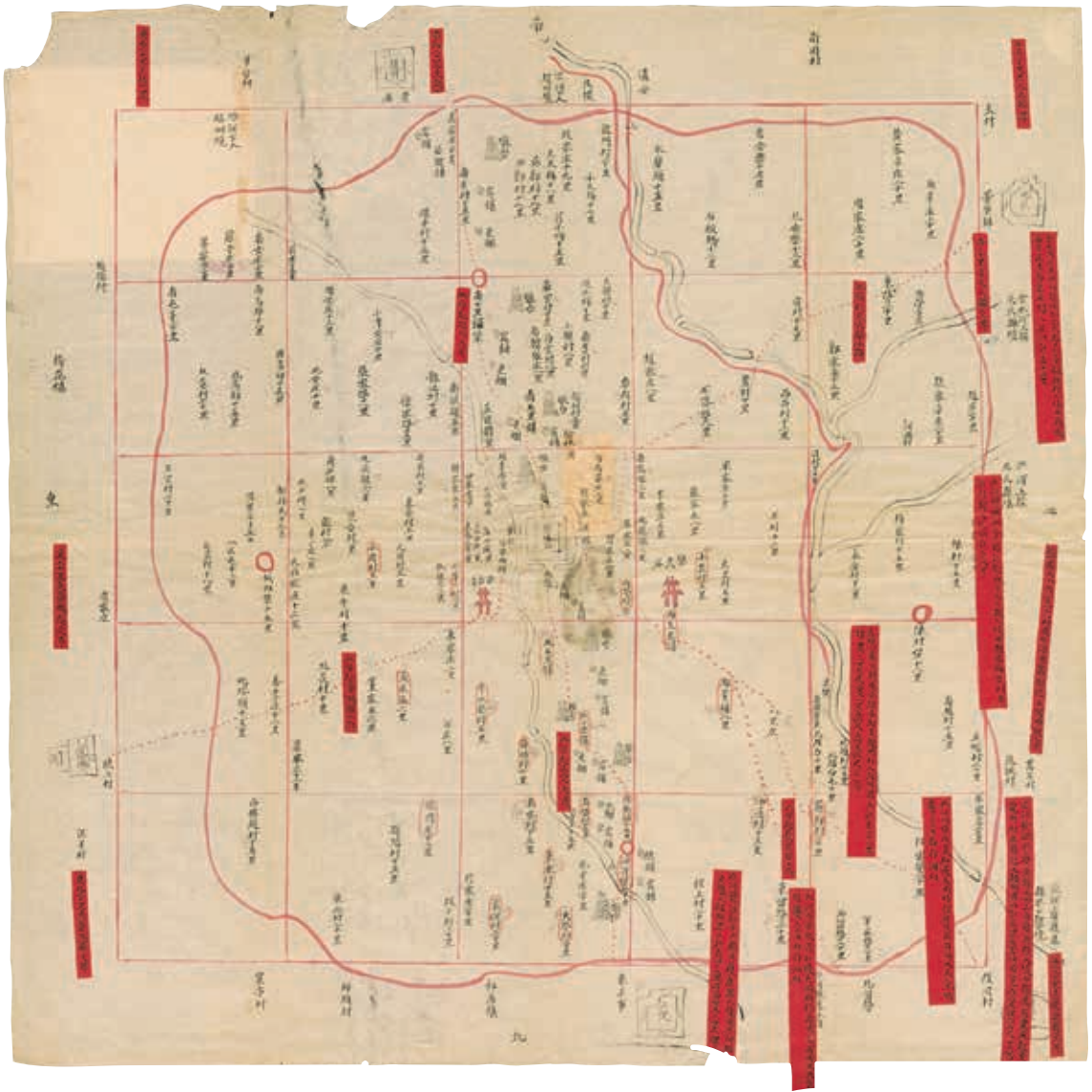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5-2 清末 樂城縣輿圖 縱47，橫48公分 Kart.E. 1951/11-21 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 取自華林甫、李誠、周磊著，《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山東縣級輿圖整理與研究（上）》，頁76。

甫教授在《德普輿圖》前言揭示，「輿圖也是史料」，縣級地圖之於近代自然及人文地理的變遷、縣界的界定、相關特定事件的研究釐清，皆深具價值。此外，148件地圖，除多數傳統手繪、計里畫方地圖外，也包含具經緯線，採實測方式繪印的地圖在內，對於中國地圖從傳統

過渡到現代的相關研究，亦深具實物驗證價值。

148件故宮今藏單件府、州、縣古地圖，雖說形式與方志插圖迥異，然其究竟來自基層官府的繪作，與明、清以來中央為修志、修會典由，令地方撰志、繪圖送省，再送中央的傳統並無二致，因此，或許該批古地圖的存在，除

可能因應「清史館」之徵求所需外，從《德普輿圖》所揭露的 1911 年以前已收存類似地圖的事實來看，與清修《大清一統志》、或清代最後一次撰修《會典》極可能存在聯繫亦未可知，不論如何，此批相對於「今」，已可稱之為「古」的地方圖，與故宮典藏清代中、早期同樣可能因中央主導，下令繪送的諸多「省」級地圖，其目的性或許相同，但因時代的不同，同樣是

官繪地圖，製作方法、內容、屬性已大相逕庭，比如說如「鐵道」這類近現代始出現在中國的人文地理要素，就絕非清代中、早期地圖可見。

總而言之，院藏 148 件晚清民初地方圖，不論內容或地圖產製，均處於迭宕多變的中國近現代，因之作為「史料」所引發的研究主題，或可補足中國地圖發展史上，從傳統轉向現代的一個過渡環節。¹²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- 參見拙文，〈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方志特色〉，收入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、中國地方志協會、寧波市人民政府地方辦公室編，《首屆中國地方志學術年會——方志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），頁 378-394。
- 有些方志同貯的相應地圖，數量不止一件，故方志 126 種，地圖總 148 件。
- 清史館移藏北平故宮壽安宮圖書書籍，總 4,067 種，36,711 冊，其中方志書籍大皆納入「志書書庫」，當時圖書館針對這批移來的方志，曾編刊《故宮方志目》（1931 年 8 月）。1932 年起，受時局影響，包括志書書庫在內的壽安宮圖書館各書庫藏書開始打包，預備南下，「志書書庫」所藏裝成 46 箱，於 1933 年南下，換言之，故宮今日典藏方志中，凡文物統一編號字頭列為「故志」者（總 1603 部），除去如惲本殿（或毓慶宮）的《江陰縣志》（道光二十年刊，原文物編號為餘三八〇）、昭仁殿的《高要縣志》（道光年間刊，原文物編號為日八三一八）、景陽宮的《泰安州志》（康熙年間刊，律一九四〇—一八），以及壽皇殿的《欽定新疆識略》（道光元年刊本，宏一〇二九）等，絕大部份皆清史館移藏，此亦可從志書內夾附「卡片」之「原存」欄位註記為「清史館」得到印證。
- 詳參王國彬輯，〈1914 年設立清史館的幾件史料〉，《歷史檔案》，2003 年 4 期，頁 58-61、83。
- 148 件地圖之中，至少有 50 枚以上縣印（或知事印）。
- 《柏鄉縣志》為何由新樂縣知事寄送，目前原因仍待查。
- 江蘇省長於 1916 年始設，本圖既鈐江蘇省省長，其自然是 1916 年才送往中央，與內頁鈐印時代相符。
- 齊耀林，1914 年 7 月 15 日至 1920 年 9 月 18 日任江蘇省最高行政長官，1916 年江蘇巡按使更名為江蘇省長。
- 郵戳日期 8 月 14 日或 15 日早於清史館向地方徵集志、圖的日期，因此也能做一大膽假設——實際上清史館的徵圖行動可能早已展開，而滿漢文河道關防似乎說明繪送地圖到中央清史館的，也不一定僅限於「縣府」。
- 華林甫、李誠、周磊著，《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山東縣級輿圖整理與研究（上）、（下）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15）。
- 此外，基於清史館館址尚包括清國史館，以及會典館書庫，或許清史館成立後也一併接收「會典館」書庫舊藏，因此也有相關館藏來自會典館的可能。
- 有關本文所述之 148 件地方圖清冊，參見盧雪燕主編，《故宮典藏古地圖選粹（下）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8），頁 262-263。